

【长篇小说】

我的 浮云生涯

虎头墙 / 著



一部笑中带泪、直指人心的生活解压书。
十数年经历的精心淬炼，
三十几载人生浮沉的剖心体悟。



“杯具男”也有春天

“我”的简历：上过班，下过岗，打过领导，得过奖。

“我”的人生感叹：有多少爱可以胡来？木有了！真的木有了。

“我”的个性：不够狠，不够果断，有时候喜欢拖拉，有点不敢面对现实。

“我”的逆转：缘起一段艳遇。

中国华侨出版社

sina 新浪读书
book.sina.com.cn



腾讯读书
BOOK.QQ.COM

天涯文学
ebook.tianya.cn

我的 浮云生涯

虎头墙 / 著



“杯具男”也有春天

一部笑中带泪、直指人心的生活解压书。

十数年经历的精心淬炼，

三十几载人生浮沉的剖心体悟。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浮云生涯/虎头墙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1. 6

ISBN 978-7-5113-1426-0

I. ①我… II. ①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85853 号

●我的浮云生涯

著 者/虎头墙

策 划/刘凤珍

责任编辑/宋 玉

责任校对/王京燕

装帧设计/周吾设计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10×1000 毫米 1/16 开 印张 15 字数 180 千字

印 刷/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3-1426-0

定 价/28.0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100028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010)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010)64443051 传真:(010)64439708

网 址:www.oveaschin.com

E-mail:oveaschin@sina.com

目 录



第一章 老板，看拳 / 001

第二章 求职 / 048

第三章 觉醒 / 117

尾 声 / 210

我的
浮
云
生
涯



第一章 老板，看拳

1. 新鲜的女孩

30 岁的生日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但我从没觉得自己“立”起来过。虽然我有一个看来不错的职位，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而且也不欠任何人的款项。

实际上，我对自己从事的那份毫无意义的工作却厌恨无比，可又非常依赖这份工作给我提供的稳定生活。老婆、孩子、家，都是挂在这份工作上的。

同时，心底里也知道，真的辞职了，很有可能找不到更好的工作。

干下去，不喜欢。真要辞职，牵涉的东西太多，下不了这个狠心。

我已经陷入了无解的死循环。

有时，半夜里醒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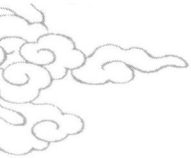
会突然感到绝望，又觉得无力。

唉，我已经废了。

虽然活着，却像已经死去。

可是，终究还是不甘心。

于是，我一方面好像每日浸在绝望里，一方面又好像天天活在希望中。隐隐中总盼着上天能给我一个响当当、明晃晃的提示，让我有



足够的理由、足够的勇气甩开一切羁绊，跳出眼下的烂泥塘。

可就是在这种状态之下，我竟然也有了艳遇，而且还是所谓的“办公室恋情”。

说明一下，我的单位属于某大型国企的行政部门。我们单位的职工不算领导在内，有三个档次。第一档是有正式编制的，他们都会有个主任科员或者副科长的头衔。第二档，就是我这种。有正式职工的一切待遇，包括单位集资的房子、年终奖金等等，只是没有正式编制。第三档，除了房子，其他待遇都有。

所以，严格算起来，我应该是“临时工”。可这一临时，就是十几年。到现在，还没有升上副科长，还没拿到一个正式编制，让自己彻底安心。

因此，我在理论上还有随时下岗的可能。不过，我们头儿曾戏言：“就算裁掉我们这儿一个看门儿的，也得经过厅长点头才行。”

可那毕竟是戏言，并不能减少我的压力。

于是，我就格外谨慎，不敢多说一句话、多走一步路，打算专心安安全全地熬到我有正式编制那一天。

在家里，也没有我发言的份儿。老婆养的腊肠犬排位都比我靠前。

也只有做“爱做的事情”的时候我还能找回点儿尊严。其他任何时间，媳妇儿总认为狗比我强。

“当官不带长，放屁都不响！你连个放闷屁的官儿都当不上，年纪都长到狗身上了？”

这是她嘴里重复率最高的一句话。

儿子也瞧不上我，因为我不打什么“泡泡糖”，不会跳什么“街舞”，也不会修理家里的电器，还因为他被其他小孩欺负的时候我



都让他“算了，别和他们一般见识”。

每次听到我这句话，媳妇儿总是噌地从沙发上蹦起来，刷了面膜的脸像化妆成骷髅头的三 K 党，眼皮上还带着两片小黄瓜，“我呸，你自己窝囊还不够？还要儿子学你！去，儿子！”说着，她从钱夹里摸出一张十块钱的钞票，通过黄瓜片中央的小洞洞盯着儿子的眼睛，“先去街对过的开封菜馆买个汉堡吃。吃完了去给我打回来！打赢了妈再奖你一个冰激凌！”

儿子知道，他妈说的开封菜馆指的是 KFC。她就是喜欢这么说。

儿子攥着钞票，看都不看我一眼，昂着头走了。

万幸的是，虽然我没当上官儿，可单位的工资倒还稳定，年终的福利也还能让她把嘴角的方向稍微地上调个 15 度左右。

所以，就这么个死循环的工作，也得保住啊！

可没想到，我万般小心谨慎，竟然也“被”下岗了。

究其原因，却是为了一个女人，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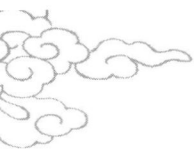
这个看起来胸大无脑、腿长臀翘的年轻女人叫单勃，单雄信的单，克格勃的勃，全名首字母缩写——SB。

她和我在同一个办公室，办公桌就在我的对面，是去年夏天才分过来的，新鲜得浑身上下直往外冒氧气泡泡。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对她的印象就很不错。

当时郑副主任领着她在科里几个办公室转了一遍，算是让新人熟悉下环境。当介绍到我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女子和别人不一样。

以往其他人得知我就是那个科里唯一不带任何头衔的“一般”同志以后，脸上虽然还持续着和上一位同志亲密握手后的微笑（这是惯性使然，骤然停下，太过诡异），也还伸手让我握，但视线却已经跳



过我移向下一位更有交流价值的同志了。

单勃不一样。她听到别人介绍我的名字以后，脸上突然露出一丝很生动的笑意，然后赶紧绷住了，下意识地朝我歉然点了下头，说道：“胡老师，庄主任说以后让我先跟着您干活，请您一定多多指导。”

她说得很真诚，眼睛也没有看其他的地方，是认真地对着我在说这句话。

我笑了：“我名字叫胡铎，办事可不胡来。想笑就笑吧，别抿着了，嘴巴挺累，唇膏也老贵。”

她终于忍不住，噗哧一声笑出声来。

看来，她刚才专心地听我的名字，真心地觉得很好笑，认真地显示了歉意，真诚地表达了尊重，最后，还是开心地笑了起来。

这个小姑娘真的很有趣。

和那些老奸巨猾的人待久了，遇到这么一个清新灵动的新鲜人类，我从心里觉得愉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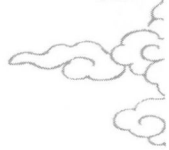
谁知，在她第二天正式开始上班的时候，就出了状况。

2. 考验

她说自己是××大学计算机系毕业的，可是第二天早上到了办公室以后，她竟然花了半个小时都没把电脑打开。然后，她哭丧着脸过来了：“胡哥，铎哥哥，你帮我看看吧，我的机子是不是中毒了，怎么老开不了机啊！王主任还让我替他写汇报呢。”

我笑了：“什么胡哥，我都能当你叔了！”

看着这么可爱的姑娘急得小脸儿通红，我有点不忍心。



绕过去之后，我先按了重启键，没反应；按开机键，也没反应。然后，我伸手换了个位置“啪”地按了一下，再一按开机键。电脑“嘀”一声响，启动了。

“电脑的开机键有点毛病，习惯就好了。”我扭头向单勃解释道。

“太棒了，谢谢你，铄哥！”

单勃抱着我的胳膊欢呼雀跃，胸前的“波涛”无意中碰到了我的臂膀，一股热流从胳膊上传过来。我一阵燥热，心肝肺扑腾扑腾狂跳，额头上都开始冒汗了。

虽然我也算是久经考验的干部，但面临这么严峻的挑战还是第一次，真有点把持不住。脑子一热，我还真想学学外国电影上的那些帅哥，帮美女搞定她的难题后，顺便揽住她的纤腰：“还需要别的帮助吗？”

可惜，我对美女最多偶尔幻想一下而已。现实生活中我是个老实古板的人。当然，主要也是没有那种条件让我不老实、不古板。

单勃看我冒汗了：“胡哥，你都出汗了，我帮你擦！”

她说着就要拿纸巾给我擦汗。随着她的靠近，年轻女性特有的那种青春诱人的气息扑面而来。我实在是受不住这个考验，慌忙抢过纸巾侧身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坐好：“我自己来好了！”

我坐在自己的电脑前，把键盘架从桌面下拉出来，开始装模作样地整理陈主任的季度总结材料。过了几分钟，我觉得放松下来了。

单勃端了一杯纯净水过来放在我桌子上：“胡哥，喝水！”

呵呵，这个小妮子还挺知道好歹的。不错，到底是刚毕业的学生。

“谢谢啊。”

我拿起杯子，慢慢喝着，借此平复心情。



“胡哥，我私下问你个事儿？”

“叫我老胡就行了，不用胡哥胡哥的叫，不然人家还以为我冒充明星呢！你说吧，什么事？”

我一边喝水一边和她闲聊。小家伙话还挺多的。

“好吧，好吧，老胡就老胡，要不，叫老虎算了。老虎，你怎么那么容易脸红、出汗？不会是血压高吧？”

我心里翻着白眼，这其中的原因能告诉你吗？嘴上却说：“血压，还行。没什么问题，一阵一阵的。过去就好了。”说着又镇定无比地端起杯子喝了口水。

单勃怀疑地看着我：“有病可得治，血压高不丢人，别自卑吗？要么，是饥渴？”

“噗！咔咔咔咯咯咯……”

我一口水大部分喷在了液晶显示屏上，少部分呛在我的喉咙眼里。

我面红耳赤，咳得险些背过气去。

正在这时，庄彬庄主任进来了：“哟呵，老胡的脸怎么红成那样？”看我咳嗽着无法作答，又转问单勃：“小单，给你找的这个师傅满意吗？”

我顺过气儿来，可一时也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

“满意。”单勃面不改色地说，“胡老师脸皮可薄了，我刚夸他稿子写得好，他就脸红得跟什么似的。而且，他电脑水平也好啊，刚才——”

我在桌子下面用脚碰了单勃的脚一下，说道：“唉，打住，别给老同志戴高帽子了。呵呵，我的电脑输入法出了点问题，小单马上就给我下载了最新版的装上，在这位专业人士的指导下，我一会儿就掌



握了新输入法的设置。结果，遭到她强烈表扬。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庄主任很感兴趣：“是吗？回头也给我下载一个去。计算机科班出身的就是不一样。看来，我大胆引进人才是正确的嘛。老胡，将来替我写年终总结的时候，要把大力引进高新技术人才这一条加进去。对了，老胡，你这两天以‘少讲空话，多干实事’为题目，给我写个发言稿。不用太长，有个五六页就行了。周四下午工会召开第22届职工代表大会动员会的预备会议，工会的吴主席请我去发个言。”

“好的，写完我给您送过去。”

庄主任拉上门走了。

单勃又恢复了原来嬉皮笑脸的模样。

天哪，现在的小妮子也太厉害了。她，她，她真是，唉，真不知该怎么形容她好了。我一个奔着四毛去的大老爷们儿竟然被一个刚出校门的女大学生弄得脸红脖子粗，真太丢脸了。

没办法，只好转移话题。

我咳嗽一声：“嗯哼，小单，有个事情，我得给你说一下。”

单勃一看我认真起来，忙收了笑容：“对不起，我看你人好，觉得亲切，说话随便了。对不起啊。”

我苦笑一声：“我不是这个意思，有别的事情跟你说。”

她又放松了，用手给自己的小脸扇着风：“吓死我了，还以为把咱们这儿唯一的老实人给得罪了！”

我听了这话，心里一动：“唯一？你怎么知道？”

单勃小孩子般得意地一笑：“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自然没那么傻的。”可目光里却隐隐带了一丝悲伤。

我看得一愣。她已经又把话题转到我这儿了：“呵呵，说吧，你



要跟我说什么事儿?”

我回过神来：“哦，刚才庄主任来的时候，你是不是想把你打不开电脑的事情当成笑话跟他说?”

“对啊，怎么了?”

“绝对不要，永远不要!”

“为什么?”她好奇地问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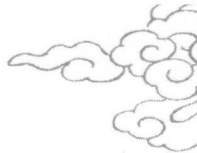
我郑重地说道：“在工作单位，你不一定要出成绩，但一定不能犯错误，特别是让人印象深刻的错误，更不能出笑话。说简单点，就是一定要学会藏拙。先把拙藏起来。就算是真拙，下去偷偷练熟了就好了。没必要现出来给别人笑，也没必要让别人留着当成炮弹将来轰你。”

她吃了一惊：“有这么严重!”

“当然!你想想，你一个学计算机的，到这儿半个小时打不开一台电脑。这还不够让人笑话的?虽然，我知道是这台电脑开关有问题。可是，传话的人可不管这些，你也没法向所有人解释去啊。如果这个笑话传出去了，它甚至能流传好多年。一旦后面再有遭遇类似问题的人物出现，大家就又会把你重新祭出来。你就会成为我们这儿‘开机白痴’的鼻祖。等你将来评职称的时候，和别人竞争高一级职位的时候，你的这个‘传说’就会‘恰好’再次流传开来。在这种情况下，你在上级和同事们眼中就成了‘业务差’的代名词。除非你以后在工作上有特别重大的突破，要不然这个‘开机白痴’的光荣称号有可能会伴随你在这个单位的全部职业生涯。”

“我的天，太可怕了。”她脸发白，有点后怕了。

“也没那么吓人，只要多留心就行了。我不也存活了这么多年吗。”我安慰她道。



“老虎，真谢谢你了。”她无比真诚地对我说道。我摆摆手：“客气啥。”

“那我以后该怎么做呢？”

我挠挠头：“呵呵，这个我还真不好说。你看看我现在这副样子，在科里地位最低。我的行事方法，求稳可以，不是升官捷径啊。”其实，怎么样能升官，我不是完全不知道，但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一个漂亮女人怎么快速升职，我也略有耳闻，我又怎么能教唆她做那种事情呢？

她笑了：“我不要捷径，先能安稳在这儿生存一段时间就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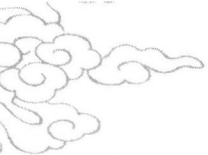
“安稳，很简单。第一，任何事不要出头就对了。因为不管从哪儿头算，都轮不到你。遇到事情，多请示，多汇报。宁肯跑断腿，不能瞎张嘴。第二，小心别被人当枪使，别当替罪羊。派给你的任务，都要在工作日志上记清楚时间、地点、人物、内容。重大事情，一定要相关负责人的亲笔批条……”

从这次谈话以后，她看我总比别人亲近了几分，真正地把当成师傅看待了。

我也很喜欢这个清新、灵动的漂亮女孩。

她是我们科里唯一真正尊重我的人，也是我唯一看得赏心悦目的人。

因为她的尊重和认同，我从心底里，隐隐产生了一种自豪感，这是我近几年来从来没有过的。再遇到其他人轻慢的时候，我的心态更加平和了，更加不在乎他们的轻慢了。“你们这些人看不起我，算了。谁在乎你们呢。”因为，我知道，有个人很看重我。不是因为我长得帅，不是因为我有钱，更不是因为我有权，而是因为，我就是我。因为，我是个好人的。



这种感觉，是任何人都不曾给过我的。尤其是近几年。

这一天下午三点多，她从外面回来，我发现她的脸色明显不好。

“出去了？”我问道。

她强笑一下：“给庄主任送材料去了。”

我的心猛然一跳，庄主任是什么人我太清楚了。

她这个神色，难道是？

3. 意外的“亲近”

犹豫了一会儿，我还是说道：“单勃，你以后送材料，最好趁早上刚上班的时候去。那时候走廊里过往的人多。”

她笑了一下，似乎猜出来我的担心：“谢谢你，老虎。不过不是因为他的关系。”说完，她不再说什么了。我还在担心，但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又过了一会儿，她站起身来：“老虎，我得先走了。有什么活儿，你帮我顶一下，行吗？”

我毫不犹豫地点点头：“没问题，你走吧。”她走到门口时，我忍不住又加了一句：“路上注意安全。”呵呵，这是当父母的通病，喜欢唠叨，儿子最烦我这样了。

她使劲儿点点头，赶紧扭头走了。转身的一瞬间，我似乎看到她眼中有泪光闪动。

第二天上午，她准时上班。气色不错。

“昨天谢谢你了。”她笑着说。

她不说昨天是为了什么事情要提前走，我也没有问。每个人都有自己难念的经。当师傅的，该帮的忙，帮了就够了。



帮了人家的忙，并不意味着就有了干涉人家隐私和自由的权利。

看她笑得开心，我也高兴。

“呵呵，当师傅当到掩护徒弟旷工的份儿上。我这师傅也够失败了。”

她赶紧给我倒了杯水：“老虎，辛苦了。”

更加熟悉了以后，她慢慢不肯叫我师傅了。嘿，子曾经曰的：“近之，则不逊。”一点都不错。

在以后近一年的相处中，我们一直很融洽，也很亲近。

当然，是有点类似于亲情的那种亲近。

我对她如此处理我们的关系既感到欣慰，又稍微有一点失落。

在别人面前，她总表现得很平淡、公事公办，但在没人的时候却会冲我会心地一笑。

渐渐地，她也主动谈起自己的一些事情。

她父亲死得早，是被母亲带大的。上大学时，她母亲也病了。为了治病，把房子都卖了。而且，她大学的最后两年都一直在外面干兼职。当过校园的保洁员，发过宣传页，做过车模，站过化妆品专柜，推销过保养品，也当过家教。都是临时的。她虽然想多挣点钱给她妈治病，可也不敢耽误学业，怕惹她妈生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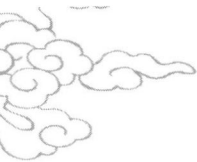
因此，她虽然各式各样的人都见过，但在怎么处理复杂的长久人际关系上还有些欠缺。

为了保护自己，她还参加过学校武术队的散打训练班。

可惜，有些东西，不是靠拳头就能保护的。

她自然不信我的理论，“谁说不能，你来试试？”说着，又把胸一挺，“你抓我啊，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嚣张得像只小鹌鹑。

我拗不过她，只好象征性地伸出手挥了一下。



谁还真去抓啊。

谁知，她还真下黑手，笑吟吟地一把捉着我的右手，一翻腕，拇指顶住我的手背，四指并拢扣住我的右手大鱼际，让我四指向上，手心朝向我的小臂。她又稍一加力，我疼得快要大叫了。

她放开了手：“信了吧你！这叫‘天王托塔’！”

她还真会！

怪不得她不担心庄主任的问题。

看着她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我只好竖了根大拇指给她。

可是，我却知道，她摆出这么一副强硬的样子，只是为了隐藏自己的软弱和无助。

但是，我没有说破。只默默地尽自己所能，减少她在工作上的压力。唉，可怜的孩子，才多大点，就要承担这么大的压力了。

她体会到我的用心和帮助，也并不多说什么。

有时候，我还是会跟她啰嗦些单位上的事情：“咱们这个科室不大，说重要也不重要，说不重要也很重要！出不了大成绩，可不小心却能犯大错误。咱们这个科，包括你在内总共 13 个人。一个正头儿，就是庄主任啦。他有自己的单独办公室。还有 10 个副头儿，都在几个副主任办公室集中办公，可谁也不按时坐班。办事员就我们两个。原来就我一个，十来年都是这样。那些报告、发言稿、总结、报表，等等，看起来简单，其实里头学问大了，回头我给你细讲。再一个，这里也有派系，总共有三派，你可要小心，不要乱掺和事儿，你跟我乱闹没关系，跟他们闹可麻烦大了。我给你好好批讲一下，你看……”

在听我跟她说类似这些事情的时候，通常她的眼神都很认真。但偶尔，眼神会变得充满信赖、充满热情。一瞬间，她眼神会炙热到让



我不敢直视她的眼睛。

4. 难度

慢慢地，我越来越喜欢上班，每天回到家心情也格外高兴，曾多次让媳妇儿以为我也要升成副主任了。

“不调来一个新人的吗，咋还不提你当副主任哩！你这憨包也去活动活动嘛！”媳妇知道我只是自己傻乐之后，照旧一顿思想教育。

我当然不敢回嘴。

可当着孩子的面，也不好表现得太面，只好略显高深地微笑着颌首：“嗯，有一定道理。”

没想到，洪歌先火了：“废话，当然有道理！你赶紧给我去活动啊！”

我还硬绷着：“可以，可以。”

洪歌火更大：“你这是什么态度，赶紧行动起来，别在这儿装太爷。赶紧出去给我装孙子去！”说着，她抬手给我后脑勺一巴掌。

我看看孩子，看看洪歌，火终于烧起来了。怒吼一声：“洪歌，你敢再打我一下试试！”

洪歌看着我冷笑一声：“呀喝，长出息了，敢在窝里耍横了！我就再打你一下怎么着吧！”

说着，她照原样给了我一巴掌。

脆响。

我双眼圆睁，一字一句地从牙缝子里往外挤着：“你一再一打——一下！”

“行！”

“啪”，又是一巴掌。